

封氏間見記目錄

卷第一

道教

卷第二

文字

聲韻

卷第三

貢舉

風憲  
關

卷第四

尋跡

封氏間見記目錄

運次

制科

典籍

儒教

石經

銓曹  
不全

降誕



臺灣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乙

金雞

定謚

漳漬

卷第五

鹵簿

頌德

燒尾

巾幘

卷第六

飲茶

繩技

羊廂

忌日

卷第七

視物近遠

西風則雨

月桂子全

高唐館已上又缺

卷第八

歷山

姜里城

佛圖澄姓

露布

明堂

公牙

壁記

花燭

圖畫

打球

石誌

紙錢

海潮

松柏西向已上又缺

石鼓

温湯

鹽使

武監

官銜

豹直

第宅

長嘯

拔河

碑碣

道祭

北方白虹

蜀無兔鷓不全

絃歌驛

二朱山

文宣王廟樹

巨骨

繹山

孟嘗鑿

大魚腮

竊虫

卷第九

剛正

貞介

忠鯁

禮遣

推讓

解紛

卷第十

務尚

祛怯

討論

避忌

謬識

慙快

霹靂石

淳信

蹇諤

誠節

遷善

竒政

凌壓

諷切

修復

穎悟

戲論

查談

狂謔

魚龍畏鐵

端慤

抗直

任使

惠化

掩惡

除蠹

歡狎

贊成

敏速

失悞

嘲玩

侮詭

怯一本怯

卦氏間見記目錄

并目錄與跋共計六十四者內七卷  
 空五葉未審能得全本補其缺略否  
 也 青崑榭藏本

原本正德戊辰歲龍八月十一日錄

中有確然差落處竟改正稍可疑者俱  
 記于上或記于旁吳坤元  
 又云軍州本不必改藍筆俱改作軍中  
 已可矣於他處更不見藍筆較空尤可  
 矣不知何見獨以此一字也

封氏間見記卷第一

書吏部郎中兼御史中丞封演



今本作  
 本殊筆作

記云老子廟中有九井汲一井八井皆動即其地也國朝以李

封氏間見記

乙

并目錄與跋共計六十四者內七卷  
 空五葉未審能得全本補其缺略否  
 也 青崑榭藏本

原本正德戊辰歲龍八月十一日錄

中有確然差落處竟改正稍可疑者俱  
 記于上或記于旁吳坤元  
 又云軍州本不必改藍筆俱改作軍中  
 已可矣於他處更不見藍筆較空尤可  
 矣不知何見獨以此一字也

封氏間見記卷第一

書吏部郎中兼御史中丞封演



今本作  
 本殊筆作

故稱為黃老之學戰國時圍寇蒙  
 宗師圍寇天瑞篇引黃帝之書曰谷  
 門是為天地根綿、若存用之不勤  
 之內則老氏所書同出已明矣其後  
 為一教漢武帝進用儒術黃老由  
 子詔陳相孔壽立廟于苦縣刻石為  
 縣賴鄉也漢時屬陳國郭緣生述征

封氏間見記

乙

神山玉作神  
仙

或出自老君故崇道教高祖武德三年晉州人言善行於羊角  
山見白衣老父呼善行謂曰為我語唐天子吾是老君即汝祖  
也今年無賊天下太平高祖即遣使致祭立廟于其地遂改淳  
山縣為神山縣拜善行為朝散大夫高祖軋封元年還自岱嶽  
過真源縣詣老君廟追尊為玄元皇帝玄宗開元二十一年親  
註老子道德經今學者習之二十九年兩京及諸州各置玄元  
皇帝廟京師號玄元宮諸州號紫極宮尋改西京玄元宮為太  
清宮東京玄元宮為

原本東京玄元宮  
儒堂後以俱一行直  
括寫去吳方為  
標于其上云東京  
玄元宮為下宮行  
至華三存另題  
是儒堂云云據空  
一行後以云另起

儒教

今休其意而錄  
之

復以諸生多不精勵遂廢州縣學京師惟留國子生七十

二人煬帝即位復興教誘國朝以來州縣皆有博士縣則州補

州則吏曹授焉然博士無吏職惟主教授多以醇儒處之衣冠

俊又耻居此任玄宗時兩京國學有明經進士州縣之學絕無

舉人於是勅停鄉貢一切令補學生然後得舉無何中原有事

乃復為鄉貢州縣博士學生惟二仲釋奠行禮而已今上登極

思弘教本吏部尚書顏真卿奏請改諸州博士為文學品秩在

叅軍之上其中下州學一事已上並同上州每令與司功叅軍

同試貢舉并四季同巡縣檢點學生課其事業博士之為文學

自此始也流俗婦人多于孔廟祈子殊為褻慢有露形登夫子

者後魏孝文詔孔子廟不聽婦人合雜祈非望之福然則

聾俗所為有自来矣

封氏間見記卷第一

封氏間見記卷第二

文字

黃帝史官蒼頡觀鳥獸之跡以作文字依類象形故謂之文形聲相益則謂之字著于竹帛而文史凡九千字所謂古文者也

飛聲一作諧聲

古有六體一曰指事上下是也二曰像形象日月是也三曰形聲

江河是也四曰會意武信是也五曰轉注老考是也六曰假借

令長是也推此六體文字大端可得而見矣周禮保氏教國子

以六書即其事焉至周宣王時太史史籀更著大篆十五篇與

古文或異然不外六書之指大篆小篆亦名籀書與古文並行

春秋之時孔子之書六經皆古文也其後諸侯不統于王車塗

異軌文字異制秦氏既兼天下丞相李斯乃奏同之罷其不與

封氏間見記卷二

乙

聾俗所為有自来矣

封氏間見記卷第一

封氏間見記卷第二

文字

黃帝史官蒼頡觀鳥獸之跡以作文字依類象形故謂之文形聲相益則謂之字著于竹帛而文史凡九千字所謂古文者也

飛聲一作諧聲

古有六體一曰指事上下是也二曰像形象日月是也三曰形聲

江河是也四曰會意武信是也五曰轉注老考是也六曰假借

令長是也推此六體文字大端可得而見矣周禮保氏教國子

以六書即其事焉至周宣王時太史史籀更著大篆十五篇與

古文或異然不外六書之指大篆小篆亦名籀書與古文並行

春秋之時孔子之書六經皆古文也其後諸侯不統于王車塗

異軌文字異制秦氏既兼天下丞相李斯乃奏同之罷其不與

封氏間見記卷二

乙



一本云傳漢學篇  
爰子疑衍

秦文合者李斯又作蒼頡篇中車府令趙高作爰歷篇太史令  
胡毋敬作傳學篇皆依仿大篆或加省約謂之小篆于時獄官  
事繁篆書不給御史程邈有罪繫雲陽獄中變篆為隸以從簡  
易始皇善而用焉故秦時書有八體一曰大篆史籀所作也二  
曰小篆李斯趙高胡毋敬所作也大小二篆皆簡祭所用三曰  
刻符施於符傳四曰摹印亦曰繆篆施于印璽五曰蟲書為虫  
鳥之形施於幡信六曰署書門題所用七曰殳書銘于戈戟八  
曰隸書施於公府皆因事出變而立名者也元長注水經云臨  
淄人發古塚得銅棺前和外隱起為隸字言齊太公六代孫胡  
公之棺惟三字是古餘同今書故知隸書非始于秦世也按此  
書隸在春秋之前但諸國或用或不用程邈觀其省易有便于

時故脩改而獻非創造也漢興書因秦制通行隸書古文由是  
散書古者十年入小學者計十七能諷書九千字乃得為史又  
以六體試之郡太守課吏者以為書史平帝時徵沛人爰禮等  
說文字于未央庭中黃門侍郎楊雄採以作訓纂篇并前蒼頡  
等共四篇五千三百四十字王莽居攝大司空甄豐等取四篇  
校定文字頗改古文別為六體一曰古文孔子壁中書也二曰  
奇字古文之異者也三曰篆書即小篆也四曰佐書即隸書也  
五曰繆書所以摹印也六曰蟲鳥以為幡信也後漢和帝時始  
獲七千三百八十四字安帝時許慎特加搜採九千之文始備  
著為說文凡五百四十部皆從古為證備論字體詳舉音訓其  
鄙俗所傳涉于妄者皆許氏之所不錄故說文至今為字學之  
封氏聞見記卷二

一本云詳舉學者  
音訓

宗魏時有李登者撰聲類十卷凡一萬一千五百二十字以五聲命字不立諸部晉有呂忱更按群典搜求異字復撰字林七卷亦五百四十部凡萬二千八百二十四字諸部皆依說文說文所無者是忱所益後魏楊承慶者復撰字統二十卷凡一萬三千七百三十四字亦憑說文為本其論字體時復有異梁朝顧野王撰玉篇三十卷凡一萬六千九百一十七字此復有碑蒼廣蒼字指字括字苑字訓文字志文字譜之類互相祖述名目漸多漢代又有草書故自蒼頡至于漢代書凡五變所謂古文大篆小篆隸書草書是也南齊蕭子良撰古文之書五十二種鵝頭蚊脚懸針垂露龍爪仙人芝英倒薤蛇書虫書偃波飛帛之屬皆狀其體勢而為之名雖義涉浮淺亦書家之前流也

近時小篆八分艸書行書等並見施用餘多不行

### 典籍

漢承秦滅學武帝開獻書之路置寫書之官由是外有太常太史博士之藏內有延閣廣內祕室之府成帝時祕藏頗有亡散乃使謁者陳農求遺書于天下詔光祿大夫劉向校經傳諸子詩賦步兵校尉任宏校兵書太史令尹咸校數術侍醫監李柱國校方技禮記子歆嗣父之業歆遂總會群篇著為七略大凡萬三千二百六十九卷王莽之末又被焚燒光武遷洛陽所載經傳二千餘兩明帝尤重儒術後撰錄三略于前董卓移都之際自辟雍東觀蘭臺石室宣明鴻都諸藏典冊文章竟共剖散圖書續漢書及王允收而西者繞七十餘

乘道路艱遠復弃其半長安之亂一時焚蕩魏氏採掇亡書藏  
三閣祕書郎鄭默始制中經簿祕書尚勗分經史子集為四部  
甲乙丙丁之目大凡九千九百四十五卷惠懷之末靡有牙遺  
西晉著作郎李光以勗舊部校之在者但有三千一十四卷其  
後中朝遺書稍流江左宋元帝八年祕書監謝靈運造四部目  
凡四千五百八十二卷元徽初祕書丞王儉又造目錄萬五千  
七十四卷儉又別撰七志有經典志諸子志文翰志軍書志陰  
陽志術藝志圖譜志齊永明中祕書丞王亮又造書目萬八千  
一十卷齊末兵火燬祕閣梁初命祕書監任昉于文德殿內  
集藏衆書二萬三千一百六卷普通中阮孝緒更為七錄有典  
錄記傳錄子錄文集錄伎術錄佛錄道錄元帝克平侯景收文

德殿書及公私經籍歸于江陵大凡十萬餘卷周師入郢並自  
焚之宋武入關收其圖籍終四千卷赤字赤紙其文古拙魏孝  
文始都洛邑借書於齊祕府稍僅充實朱之亂散落復多北  
齊還業更搜聚後周定目書止八千其後增至萬卷周武平

齊先封書府所加舊字僅至五千隋開皇三年祕書監牛弘表  
請分遣使搜訪異本每書一卷賞縑一疋校寫既定本還其主  
由是人間異書往、間出及平陳後經籍漸多煬帝限寫五十  
副本分為三品於東都觀文殿東西廊屋列以貯之大唐武德

五年克平隋鄭公畫收圖書命司農少卿宋遵貴載之以舩沂  
河西上行經底柱多被湮沒十存一二其目錄四部書大凡八  
萬六千九百六十六卷除凶書及刪去淺俗無益教理者見在

三萬六千七百八卷著在隋書經籍志自後卷秩頗增開元中定四部目錄大凡五萬八百五十二卷此自漢以來典籍之大數也

石經

初太宗以經籍多有舛謬詔顏師古刊定頒之天下年代久傳一本有字寫不同開元以來省司將試舉人皆先納所習之本文字差訛此作立輒以習本為定義或可通雖與官本不合上司務于收獎即放過天寶初勅改尚書古文悉為今本十年有司上言經典不正取捨無準詔儒官校定經本送尚書省并國子司業張參共相驗考參遂撰定五經字樣書于太學講堂之壁學者或就取正或一係焉又頒字樣于天下俾為永制由是省司停納習本後漢明帝

無作群  
撰作備作稱  
經作群

拓亦祕

時公卿言五經駁異請開呂不韋冢是未焚詩書前論者以為一本有字古神武作相自洛陽運之于鄴至河陽岸崩沒水其得至鄴者不盈其半隋開皇六年又自鄴載入長安置於祕書內省議欲補善隋亂造立之司為柱礎貞觀初魏徵為祕書監始收聚之十不存一其相承傳拓之本猶存祕府而石經自此亡矣天寶中予在太學與博士諸生共論經籍失正為欲建議請立大唐石經還延未發而胡寇海內文儒道消至今四十六年兵革未息嗚呼石經之事亦俟河之清也

聲韻

周顥好為休語因此切字皆有細細有平上去入之異永明中沈約文詞精拔盛解音韻遂撰四聲譜文章八病有平頭上尾封氏間見記卷二

一本有宣字

蜂腰鶴膝以為自靈均以來此秘未睹時王融劉繪范雲之徒皆稱才子慕而扇之由是遠近文學轉相祖述而聲韻之道大行以古之為詩取其道情致激揚政化但含微韻商意非切急故欲包含元氣骨體大全詩騷以降是也自聲病之興動有拘制文章之體格壞矣隋朝陸法言與顏魏諸公定南北音換為切韻凡一萬二千一百五十八字以為文楷式而先仙刪山之類分為別韻屬文之士共苦其苛細國初許敬宗等詳議以其韻窄奏合而用之法言所謂欲廣文路自可清濁皆通者也尔後有孫愐之徒更以字書中閑字釀為切韻殊不知為文之匪要是陸之略也天寶末平原太守顏真卿撰韻海鏡源二百卷未畢屬胡寇憑陵拔身濟河遺失五十餘卷廣德中為湖州刺

史重加補苴更於正經之外加入子史釋道諸書換成三百六十卷其書于陸法言切韻外增出一萬四千七百六十一字先起說文為篆字次作今文隸字仍具別體為證然後注以諸家字書解既畢徵九經兩字以上取其句末字編入本韻爰及諸書皆倣此自有聲韻以來其撰述該備未有如顏公此書也大曆二年入為刑部尚書詣銀臺門進上之奉勅宣付祕閣賜絹五百疋

封氏聞見記卷第三

貢舉

國初明經取通兩經先帖本乃按章疏試墨箋十道秀才試方略策三道進士試時務策五道考功負外職當考試其後舉人憚於方略之科為秀才者殆絕而多趨明經進士貞觀二十年王師旦為外郎負冀州進士張昌齡王瑾並文詞俊楚聲振京邑師旦考其文策為下等舉朝不知所以及奏等太宗怪無昌齡等名問師旦師旦曰此輩誠有詞華然其體輕薄文章浮艷必不成令器臣懼之恐後生倣效有變陛下風俗上深然之後昌齡為長安尉坐贓罪解官而王瑾亦無所成高宗時進士難其選龍翔中勅左史董思恭與考功負外郎權原崇同試貢舉思

一本有負字

一本無致直接

恭吳士輕脫洩進士問目三司推贓污狼籍後于西堂朝次告  
變免死除名流梧州開耀元年貢外郎劉思立以進士準試時  
務策恐傷膚淺請加試雜文兩道并帖小經玄宗時士子殷盛  
每歲進士到省者常不減千餘人在館諸生更相造詣互結朋  
黨以相漁奪踰之為棚  
推聲望者為棚頭權門貴盛無  
不走也以此營惑主司視聽其不第者率多喧訟考功不能禦  
開元二十四年冬遂移貢舉屬于禮部侍郎姚英頗振綱紀焉  
其後明經停墨策試口義并時務策三道進士改帖六經加論  
語自是舉司多有聲牙孤絕倒拔策注之月文士多于經不精  
至有白首舉場者故進士以帖經為大天寶初達奚珣李巖相  
次知貢舉進士文名高而帖落者時謂試時放過謂之贖帖十

吳存奕

義存議六存大

一年楊國忠初知選事進士孫季卿曾謁國忠言禮部帖經之  
弊大舉人有實才者帖經既落不得試文若先試雜文然後帖  
經則無餘才矣國忠然之無何有勅進士先試帖經仍前後開  
一行是歲收人有倍常歲又舊例試雜文者一詩一賦或兼試  
頌論而題目多為隱僻策問五道舊例三通為時務策一通為  
商一通為徵事近者高略之中或有異同大抵非精博通贖之  
才難以應乎茲選矣故當代以進士登科為登龍門解褐多拜  
清緊十數年間擬迹廟堂輕薄者語曰及第進士俯視中黃郎  
落第進士揖蒲華長馬又云進士初及第頭上七尺焰光好事  
者紀其姓名自神龍以來迄于茲日名曰進士登科記亦所以  
昭示前良發起後進也余初擢第大學諸人共書余姓名于舊  
封氏間見記卷三

一本作共書姓名

愕作悞

紀不進士張繹漢陽王東之曾孫也時初落第兩手捧登科記頂戴之曰此千佛名經也其企羨如此李右相在廟堂進士王如泚者妻公女以伎術供奉玄宗欲與改官拜謝而請曰臣女婿王如泚見應進士舉伏望聖恩迴換與一及第上許之付禮部宜與及第侍郎李暉以詔詣執政右相曰如泚文章堪及第否暉曰與亦得不與亦得右相曰若尔未可與之明經進士國家取才之地若聖恩優異差可與官今以及第與之將何以觀林甫即自間奏取旨如泚賓朋讌賀車馬盈門忽中書下牒禮部王如泚可依例考試聞者愕然失錯矣寶應二年楊綰為禮部侍郎奉舉人不先德行率多浮薄請依鄉舉里選於是詔天下舉秀才孝廉而考試章程漸加繁密至于昇進德行未之能

也其于應此科者蓋少遂罷之復為明經進士

### 制科

國朝于常舉取人之外又有制科搜揚拔擢名目甚衆則天廣收才彥起家或拜中書舍人負外郎次拾遺補闕玄宗御極特加精選下無滯才然制舉出身名望雖高猶居進士之下宦途之士自進士而歷清貴有八偽者一曰進士出身制策不入二曰校書正字不入三曰畿尉不入四曰監察御史殿中不入五曰拾遺補闕不入六曰負外郎郎中不入七曰中書舍人給事中不入八曰中書侍郎中書舍人不入言此八者尤為偽捷直登宰相不要歷餘官也同寮還拜或以此更相譏弄御史張瓌兄弟八人其七人皆進士出身一人制科擢第親故集會兄弟連

實作貴

一本無下郎字



一本有名字

獨令制科者別坐謂之雜色以為笑樂舊舉人應及第開檢無籍者不得與第陳章甫制策登科吏部榜放章甫上書時見榜云戶部報無籍記者皆傳說無姓殷后置於鹽梅之地屠羊隱名楚王延以三旌之位未聞徵籍也范睢改姓易名為張祿先生秦用之以霸張良為韓報仇變姓為遊下邳漢祖用之為相則知籍者所以計租賦耳本防羣小不約賢路若本有大才不可以籍弃之苟無其德雖籍何為今負外吹毛求瑕務在駁放則小人也却尋歸路策藜杖著草衣田園芸蕪鋤犂尚在所司不能奪特資執政收之天下稱美馬常舉外復有通五經一史及進獻文章并上著術之輩或付本司或付中書考試亦同制舉開元中有唐頰上啟曲一百三十卷穆元林上洪範外傳十

資存世

卷李鎮上注史記一百三十卷史記義林二十卷辛之諤上叙訓兩卷卞長福上續文選三十卷馮中庸上政事錄十卷裴傑上史護異高嶠上注書九十五卷如此者並量事授官或露賞賚亦一時之美

銓曹

貞觀中天下豐饒士子皆樂鄉土不窺仕進至于官貧不充省符追人赴京參選遠州皆率衣糧以相資送然猶辭訴求免選人至省便拜職官考滿即投牒請處分吏部候人數滿百或三百即引試量書判注擬乃無被放者故史曹四時提衡略無休暇貞觀十年中書令馬周檢校吏部尚書始奏選人取所由文解十月一日起首三月三十日畢先是侍郎唐皎銓引選人問

由文存文由

封氏聞見記卷三

類作別

其穩便對曰家在蜀乃注吳有言親老在江南即唱隴右有一  
信都人心希河朔思給曰願得淮淝即注潭澄間一尉由是大  
為選人作法取之往往有情願者高宗龍翔之後以不堪任職  
者衆遂出長榜放之冬集俗謂之長名弘道中魏克己為侍郎  
放榜遂出得留者名街路喧詳甚為冬集人授接坐此出為同  
州刺史同時鄧玄挺素無藻鑑又患消渴選人作鄧渴詩榜之  
南院亦被貶為壽州則天如意元年李志遠掌選有姓方姓王  
者並被放私與令史相知減其點畫方改為丁王改為士擬授  
官後即加增文士志遠一見便覺曰今年銓覆數萬人總知姓  
字何處有丁士乎此必方王也令史並承伏久視中侍郎顧琮  
性公直時多權倖公行薦琮不堪其獎常因官齋見壁畫指

謂同位曰此亦至苦何不盡天官掌選乎陸元方常任天官侍  
郎臨終曰吾年當壽但以領選之日傷苦心神言訖而中宗  
景龍末崔湜鄭愔同執銓管數外倍留人及注擬不盡即用三  
考二百日闕通夏不了又用兩考二百日闕其或未能處置即  
且給公驗謂之比冬選人得官有二年不能上者有一人索遠  
得留乃注校書郎選司網維奈壞皆以崔鄭為口實惜坐贓貶  
江州實外司馬盧藏用承鄭氏之後尚有七百餘人未授官一  
切奏至冬處分大遭怨難開元初宋璟為尚書李乂盧從愿為  
侍郎大革前弊據關留人紀綱復振時選人王瀚頗攻篇什而  
跡浮偽乃竊定其內文士百有餘人分作九等高自標置與張  
說李邕並居第一自餘皆被排斥凌晨于吏部東街張之甚于  
封氏聞見記卷三

什本作賦

一本有銓字

二字別本亦缺

材本非林

長名觀者萬計莫不切齒從慮潛察獲欲奏處刑憲為勢門保  
持乃止姜晦自兵部侍郎拜吏部從前銓中廊宇布棘以防內  
外猶不免交通晦至盡去之大開門示無所禁初囑置者晦輒  
知之占論莫不首伏初朝廷以晦<sup>銓</sup>草銓司舊制頗憂之既而銓  
綜流品皆得其<sup>銓</sup>叙而美聲洋溢十四年玄宗在東都勅吏部置  
十銓以禮部侍郎蘇頲刑部侍郎 工部尚書盧從愿散騎  
常侍徐堅御史中丞宇文融朝集使蒲州刺史崔材魏州刺史  
崔征鄭州刺史王岳荆府長史韋虛心等同掌選分為十銓吏  
部窄狹乃權寄諸廳引注選人喧繁滿于省闈明年銓注復歸  
之吏部承前所司注擬皆約官資陞降之時難于允愜侍郎裴  
光庭始奏立條例謂之循資格自後皆率為標準舊良醜署丞

門下典儀大樂署丞皆流外之任國初東臯子王績始為良醜  
丞太宗朝李義甫始為典儀府中宗時余從叔希顏始為大樂  
丞三官從此並為清流所處開元中河東薛據自恃才名於吏  
部參選請授萬年縣錄事吏曹不敢注以詔執政將許之矣諸  
流外共見宰相許云醜署丞等三官皆流外之職已被士人奪  
却惟有亦縣錄事是某等清要今又被進士欲奪則某等一色  
之人無措手足矣于是遂罷選曹每年皆先立版牘懸之南院  
選人所通文書皆依版樣一字有違即被駁落至有三十年不  
得官者楊國忠為尚書創為押例選深者先授官有文狀闕失  
許續通不令駁放淹滯之流翕然歸美其五品以上及清要官  
吏部不注送名中書門下者各量資次臨時勅除歷任有淺深

官資有高下故授任者或稱檢校或稱兼試知攝內供奉之類  
名目非一自頃諸以下闕

封氏間見記卷第三

封氏間見記卷第四

尊號

秦漢以來天子但稱皇帝無別徽號則天垂拱四年得瑞石于  
洛水文曰聖母臨人永昌帝業號其石為寶圖于是羣臣上尊  
號請稱聖母神皇後稍加慈氏越古天冊金輪聖神等號中宗  
踐祚號應天神龍玄宗即位號開元神武後稍加為開元天地大

後本非后是  
謂后与后通書  
層下句

一本有後

本無或字

寶聖又神武應道肅宗號光天文武代宗號寶應元聖文武今  
上號聖文武神則天以女主臨朝尚順臣子一時之請受尊崇  
之號自後因為故事允文允武乃聖乃神皇王盛稱莫或過此  
既以為祖父之稱又以為子孫之號雖顛之倒之時有變易曷  
曾離此數代之後將無所迴避貞元初主上超然覺悟乃下詔  
封氏間見記卷四

乙

官資有高下故授任者或稱檢校或稱兼試知攝內供奉之類  
名目非一自頃諸以下闕

封氏間見記卷第三

封氏間見記卷第四

尊號

秦漢以來天子但稱皇帝無別徽號則天垂拱四年得瑞石于  
洛水文曰聖母臨人永昌帝業號其石為寶圖于是羣臣上尊  
號請稱聖母神皇後稍加慈氏越古天冊金輪聖神等號中宗  
踐祚號應天神龍玄宗即位號開元神武後稍加為開元天地大

後不作后是  
謂后与后通書  
層下句

本無或字

寶聖又神武應道肅宗號光天文武代宗號寶應元聖文武今  
上號聖文武神則天以女主臨朝尚順臣子一時之請受尊崇  
之號自後因為故事允文允武乃聖乃神皇王盛稱莫或過此  
既以為祖父之稱又以為子孫之號雖顛之倒之時有變易曷  
曾離此數代之後將無所迴避貞元初主上超然覺悟乃下詔  
封氏間見記卷四

去其徽號直稱皇帝合于古矣近歲百僚復請加尊號上守謙  
冲意不之許昔光武皇帝詔羣臣上書不得言聖孔子曰若聖  
與仁則吾豈敢其謙冲之意大矣哉

運次

自古帝王五運之次凡二說鄒衍則以五行相勝為義劉向則  
衣服尚黃旗幟尚赤常服赭赤也赭黃黃色之多赤者或謂之  
柘木染義無所取高宗時王勃著大唐千年曆國家土運當承  
漢氏火德上自魏曹下自隋室南北兩朝咸非一統不得承五  
運之次勃言迂濶未為當時所許天寶中昇平既久上書言事  
者多為詭異以希進用有崔昌以勃舊說遂以上聞玄宗納焉

三三本作三

下詔以唐承漢自隋以前歷代帝王皆屏黜之更以周漢為二  
王後二歲禮部試天下造秀作土德惟新賦則其事也及楊國  
忠秉政自以隋氏之宗乃追貶崔昌并當時議者而復擢介二  
公焉

降誕

近代風俗入在膝下每生日有酒食之會披露之後不宜以  
此日為歡會梁元帝少時每以誕載之晨輒設齋講經洎阮脩  
容沒後此事亦絕太宗曾以降誕日謂長孫無忌曰今日是朕  
生日俗云生日可喜樂以吾之情翻感思因泣下中宗常以降  
誕宴侍臣貴戚于內庭與學士聯句柏梁體詩然則國朝以來  
此日皆有宴會玄宗開元十七年丞相張說遂奏以八月五日  
卦氏間見記卷四

為千秋節百寮有獻承露囊者是日皇帝御樓張樂傾城縱觀  
天下士庶皆為賞樂其後又改為天長節肅宗因前事以降誕  
日為天平地成節代宗雖不為節猶受諸方進獻今上即位詔  
公卿議吏部尚書顏真卿準奏禮經及歷代帝王無降誕日惟  
開元中始為之又復本意以為節者喜聖壽無疆之慶天下咸  
賀故號節曰千秋萬歲之後尚存此日以為節假恐乖本意於  
是初停之

### 金雞

國有大赦則命衛尉樹金雞于闕下武庫令掌其事雞以黃金  
為首建之于高橦之下官赦畢則除之凡建金雞則先置鼓於  
宮城門之左視大理及府縣徒囚至則槌其鼓按金雞魏晉已

竟不介競

日利亦利日

前無聞焉或云始自後魏亦云起自呂光隋書百官志云北齊  
尚書省有三公曹赦則掌建金雞蓋自隋朝廢此官而衛尉掌  
之北齊每有赦宥則于闕門樹金雞三日而止萬人竟就金  
雞柱下取少土云佩之日利數日間遂成坑所司亦不禁約武  
成帝即位大赦天下其日設金雞宋孝王不識其義問于光祿  
大夫司馬膺之曰赦建金雞其義何也荅曰按海中星占天雞  
星動必當有赦由是王以雞為候其後河間王孝琬為尚書令  
先是有謠言河南種穀河北生白楊樹頭金雞鳴祖孝徵與和  
士開諧孝琬曰河南河北河間也金雞言孝琬為天子建金雞  
也齊王信之而孝琬登封嵩岳大改為萬歲登封壇南有  
大櫛樹杪置金雞因名樹為金雞

封氏聞見記卷四

露布

露布捷書之別名也諸軍破賊則以帛書建諸竿上兵部謂之露布蓋自漢以來有其名所以名露布者謂不封檢而宣布欲四方速知亦謂之露版魏武奏事云有警急輒露版挿羽是也宋時沈璞為盱眙太守與臧質固拒魏軍軍退質謂璞城主使自上露版後魏韓顯宗大破齊軍不作露布高宗怪而問之荅曰頃聞諸將獲賊二三驢馬皆為露布臣每晒之近雖仰憑威靈得摧醜虜斬擒不多脫復高或長縑虛張功捷尤而效之其罪弥大所以斂戾卷帛解上而已然則露版古今通名也隋文帝時詔太常卿牛弘撰宣露布儀開皇九年平陳元帥晉王以驛上露布兵部請依新禮集百官及四方客使于朝堂內史令

一本原注沈璞  
本作沈叔之

大率作甚

舞踏作踏舞  
并作拜

稱有詔在位者皆拜宣露布訖舞蹈者三又并郡縣皆同自後因循至今不改近代諸露布大抵皆張皇國威廣談帝德動逾數千字其能體要不煩者鮮云

匭使

則天垂拱元年初置匭使之制為方函四面各以方色東曰延恩匭懷材抱器希于聞達者投之南曰招諫匭臣政補過裨于政理者投之西曰申寃匭懷寃受屈無辜受刑者投之北曰通玄匭進獻賦頌涉于玄象者投之置匭使一人判官一人諫議大夫或拾遺補闕充其使專知受狀每名進入以待處分餘付中書及理匭使使常以御史中丞或御史為之初置匭有四門其制稍大難于往來後遂小其制度同為一匭依方色辨之漢

一本有中字



時陳廣為潁川太守設詬箚言事者投書其中函亦無箚之流也梁武帝詔于謁木廊石旁各置一函橫讀者稱書函求達者投肺石函則今之匭也初則天欲通知天下之事有急保宗者頗機巧上書請置匭以受四方之書則天悅而從之徐敬業於廣陵作逆保宗曾與敬業造刀車之屬至是為人所發伏誅保宗父承暉自御史中丞坐貶義州司馬天寶中玄宗以匭字聲似鬼改匭為獻納使乾元初復其舊名

### 定謚

太常博士掌謚職事三品已上薨者故吏錄行狀申尚書省考功校勘下太常博士擬謚訖申省省司議定然後聞奏昔周公文王之子謚曰文公尚令德不熒同謚謚二書者一字為質

一字為文或文或質蓋出當時禮官之意非定例也自漢魏以來雖道德之重先無爵者不加謚晉代王遵上疏稱武官有爵必謚甚失制度之本自是公卿無爵皆謚太宗朝鄭公魏徵玄宗朝梁公姚崇燕公張說廣平公宋璟郇公韋安石皆謚為文貞二字人臣美謚無以加也非德望尤重不受此謚有唐以來五人同謚亦無嫌也代宗朝吏部尚書韋陟薨太常博士程皓謚曰忠孝刑部尚書顏真卿駁之出處事殊忠孝不並已為孝子不得為忠臣為忠臣不得為孝子故求忠于孝宜先觀而後君移孝于忠則出身而出主所以叱馭而進不憚危險故王尊為忠臣思全而歸恐有毀傷故王陽為孝子則知晝之與夜本不相隨春之與秋豈宜同日且以為尚書志業高遠羽儀前朝封民間見記卷四

平多定字

百行之中能事甚衆議行稱謚固多美名何必忠孝兩施然後表德歷考前史恐無此事敢率愚見請更高量皓執前議曰天地之性人為貴人之行莫先于孝孝于家則忠于國愛于父則敬于君脫愛敬齊焉則忠孝一矣立君臣上下不可以廢忠事父母承祭祀不可以虧孝忠孝之道人倫大經孔子曰以孝事君則忠又曰夫孝始于事親中于事君終於立身以聖人之教也至于忠孝不並有~~而~~而言將由親在于家君危于國奉親則孰當問主赴君則無~~而~~養親恩義相迫事或難兼故徐庶拍心翻然辭蜀陵母勿頸卒今歸漢各求所志蓋取諸隨至若舉慈親當聖代出事主入事親忠孝兩全誰曰不可豈以不仕為孝捨親為忠哉况忠孝侯之傳鵲印唐堯之代即有此官伏念美

赴君一作目

名請依前謚有司不能駁

### 明堂

垂拱四年則天於東都造明堂為宗祀之所高三百尺又於明堂之北造天堂以侔佛像大風摧倒重營之火灾延及明堂並盡無何又勅于其所復造明堂侔於舊制所鑄九州鼎置於明堂之下當中豫州鼎高一丈八尺受一千八百石其餘各依方面並高一丈四尺受一千二百石都用銅五十六萬七千一百一十二斤開元中改明堂為聽~~殿~~殿頗毀撤而宏規不改頂上金火珠迥出空外望之赫然省司試舉人作明堂火珠詩進士崔曙詩最清拔其詩曰正位開重屋凌空大火珠夜來雙月滿曙後一星孤天淨光微滅烟生望若無還知聖明代國寶在神都史

物本作陽

賊入洛陽登明堂仰觀棟宇謂其徒曰大好舍屋又指諸陽曰  
煮物料處亦大近洎殘孽奔走明堂與慈閣俱見焚燒

武監

開元十九年置先師太公廟春秋二仲上戊日釋奠用張良配  
享牲用太牢軒懸之樂八佾之舞出師將發日皆引辭京兆功  
曹盧若虛錄太公之後姜氏呂氏尚氏齊氏高氏盧氏柴氏慶  
氏國氏紀氏紹氏檀氏賀氏指氏掌氏厲氏牽氏晏氏望氏獻  
氏易氏章氏謝氏丁氏申氏營氏浦氏菜氏許氏蓋氏雍門氏  
東門氏子雅氏子尾氏子襄氏子 氏子功氏牽氏公旗氏公  
牛氏盧蒲氏祭公氏閻公氏仲長氏章仇氏等四十八姓刻石  
為記禮部員外郎崔宗之制銘立于廟門天寶中大學生張綱

別本亦缺字

上書請於太公廟置武監國子監相對教習胄子春秋釋奠于  
先師太公一如國學文宣王廟書寢不報

漳瀆

本江河淮濟

開元中拾遺蓋匡朝上書以江淮河濟各能獨達于海故受四  
瀆之名按尚書注云漳水滏流入河今之此水與古有異發源  
潞州東赴滄海有踰淮濟合著瀆名請以漳水為一瀆并前為  
五以淮水配西岳漳水配北岳濟水配中岳庶隨四方各得其  
宜陰陽克和風雨時若奏上不許

封氏聞見記卷第四

封氏聞見記卷四

封氏聞見記卷第五

鹵簿

儀一本作義

但本作由

與駕行幸羽儀道從謂之鹵簿自秦漢以來始有其名蔡邕獨  
漸載鹵簿有大駕小駕法駕之異而不詳鹵簿之儀按字書鹵  
大楯也字亦作楯又作楯音義皆同鹵以甲為之所以扞敵賈  
誼過秦論云伏尸百萬流血漂鹵是也甲楯有先後部位之次  
皆著之簿籍天子出入則案次道從故謂之鹵簿可儀衛具五  
兵今不言他兵但以甲楯為名者行道之時甲楯居外餘兵在  
內但言鹵簿是舉凡也南朝御史中丞建康令俱有鹵簿八臣  
儀衛亦得同于君上則鹵簿之名不容別有他義也百官從駕  
謂之扈從蓋臣下侍從至尊各供所職猶僕御扈養以從上故  
封氏聞見記卷五

謂之扈從耳上林賦云扈從橫行顏監釋云謂跋扈縱恣而行也據顏此解乃讀從為放縱不取行從之義所未詳也

### 公牙

近代通謂府廷為公衙公衙即古之公朝也字本作牙詩曰祈父予王之爪牙祈父司馬掌武備象猛獸以爪牙為衛故軍前大旗謂之牙旗出師則有建牙禡牙之事軍中聽號令必至牙旗之下稱與府朝無異近俗尚武是以通呼公府為公牙府門為牙門字稍訛變轉而為衙也非公府之名或云公門外刻木為牙立於門側以象獸牙軍將之行置牙竿首懸旗于上其義一也

### 官衙

官衙之名蓋興近代當是選曹補受須存資歷聞奏之時先具舊官名品於前次書擬官於後使新舊相銜不斷故曰官衙亦曰頭衙所以名為衙者如人口衙物取其連續之意又如馬之有衙以制其首前馬已進後馬續來相次不絕者古人謂之衙尾相屬即其義也

### 頌德

在官有異政考秩已終吏人立碑頌德者皆須審詳事實州司以狀聞奏恩勅聽許然後得建之故謂之頌德碑亦曰遺愛碑書稱樹之風聲者正此之謂亦有身未去官諷動羣吏外矯辭讓密相督責前代以來累有其事斯有識者之所羞也開元中右相李林甫為國子司業頗振紀綱洎登廟堂見諸生好說司封氏聞見記卷五

業時事諸生希自相率署石建碑于國學都堂之前後因釋其  
日百寮畢集林甫見碑問之祭酒班景倩具以事對林甫咸然  
曰林甫何功而立碑誰為此舉意色甚厲諸生大懼得罪通夜  
琢滅覆之于南廊天寶末其石猶在林甫薨後揚國忠為左相  
兼總銓衡從前注擬皆約循資格至國忠創為押例選深者書  
留乃無才與不才也選人等求媚于時請立碑于尚書省門以  
頌聖主得賢臣之意勅京兆尹鮮于仲通撰文玄宗親改定數  
字鑄畢以金填改字處謫者竊非之曰天子有善宰相能事青  
史自當書之古來豈有人君人臣自立碑之禮亂將作矣未數  
年果有馬嵬之難肅宗登極始除去其碑

壁記

朝廷百司諸廳皆有壁記叙官秩創及遷投始末原其作意  
蓋欲著前政履歷而發將來建羨焉故為記之體貴其說事詳  
雅不為苟飾而近時作記多措浮辭褒美人材抑揚闕殊失  
記事之本意韋氏兩京記云郎官盛寫壁記以紀當時前後遷  
除出入浸以成俗然則壁記之由當是國朝以來始自臺省遂  
流郡邑耳

豹直

御史舊例初入臺陪直二十五日節假直日謂之伏豹亦曰豹  
直百司州縣初授官陪直者皆有此名杜易簡解伏豹之義云  
宿直者離家獨宿人情所貴其人初蒙榮拜故以此相處伏豹  
者言眾官皆出已獨留如藏伏之豹者伺候待持故云伏豹韓琬  
封氏聞見記卷五

則解為爆直言如燒竹過節則爆余以為舊說南山赤豹愛其毛體每霧露諸禽獸皆出取食惟赤豹深藏不出故古以喻賢者隱居避世鮑明遠賦云豈若南山赤豹避雨霧而深藏此言伏豹豹直者蓋取不出之義初官陪直已有伏豹之名何必以過節而比燒竹爆之也杜說雖不甚明粗得其意韓其疎矣

### 燒尾

士子初登榮進及遷除朋僚慰賀必盛置酒饌音樂以展歡晏謂之燒尾說者謂席變為人惟尾不化須為焚除乃得成人故以初蒙拜受如虎得為人本尾猶在體氣既合方為焚之故云燒尾一云新羊入羣乃為諸羊所觸不相親附火燒其尾則定貞觀中太宗嘗問朱子奢燒尾事子奢以燒羊事對之中宗時

兵部尚書韋嗣立新入三品戶部侍郎趙彥昭假金紫吏部侍郎崔湜復舊官上命燒尾令于興慶池設食至時勅衛陳設尚書省諸司各具綵舟遊勝飛樓結艦光奪霞日上與侍臣親貴臨馬既而吏部船為仗所隔兵部船先至嗣立奉觴獻壽上問吏部船何在崔湜步自北岸位之過戶部雙舸上結重樓兼胡樂一部即呼至岸以紙畫作吏部字帖牌上引至御前大悅以為兵部不逮也俄見風吹動所帖之紙為嗣立所見遽奏云非吏部船上畫辭探紙見戶字大笑嗣立請科湜罪上不許但罰酒而已

花燭

近代婚嫁有障車下婿却扇及觀花燭之事及有卜地安帳并

服本作脯

拜堂之禮上自皇室下至士庶莫不皆然今上詔有司約古禮  
今儀使太子少師顏真卿中書舍人于邵等奏障車下墻觀花  
燭及却扇詩並請依古禮見舅姑於堂上薦棗栗脯脩無拜堂  
之儀又擅帳起自北朝穹廬之制請皆不設惟于堂室中置帳  
以紫綾幔為之又除俗禁子午卯酉年謂之當梁嫁娶者云婦  
姑不相見按起居郎呂才奉太宗詔定官陰陽書五十卷並無  
此事今亦除之

第宅

太宗朝天下新承隋氏喪亂之後人尚儉素太子太師魏徵嘗  
朝重臣也所居室宇卑陋太宗欲為營第輒謙讓不受洎徵寢  
疾太宗將營小殿遂輟其材為造正堂五日而就開元中此堂

火本作漏

猶在家人不謹遺火焚之漏子孫哭臨三日朝士皆赴弔高宗時

中書侍郎李義琰宅亦至褊迫義琰雖居相位在官清儉竟終  
于方丈室之內高宗聞而嗟嘆遂勅將作造堂以安靈座焉則  
天以後王侯妃主京城第宅日加崇麗至天寶中御史大夫王  
鉞有罪賜死縣官簿錄太平坊宅數月不能遍宅內有自雨亭  
從簷上漏流四注當夏處之凜若高秋又有寶鈿井檻不知其  
價他物稱是安祿山初承寵遇勅營甲第瓌材之美為京城第  
一太真妃諸姊妹第宅競為宏壯曾不十年皆相次覆滅肅宗  
時京都第宅屢經殘毀代宗即位宰輔及朝士當權者爭脩第  
舍頗為煩弊議者以為土木之妖無何皆易其主矣中書令郭  
子儀勲伐蓋代所居室內諸院往來乘車馬僮客於大門出入

封氏聞見記卷五



一本有也字

各不相識詞人梁銓嘗賦詩曰堂高憑上望宅廣乘車行蓋此之謂郭令曾將出見脩宅者謂曰好築此牆勿令不牢築者釋錘而對曰數十年來京城建官家牆皆是某築祇見人自改換牆皆見在郭令聞之愴然動容遂入奏其事因固請老

巾幘

近古用幅巾周武帝裁出脚向後幘髮故俗謂之幘頭至尊皇太子諸王及仗內供奉以羅為之其脚稍長士庶多以絁縵而脚稍短幘頭之下別施巾象古冠下之幘也巾子制頂皆方平伏內即頭小而圓銳謂之內樣開元中燕公張說當朝文伯冠服以儒者自處玄宗嫌其異已賜內樣巾子長脚羅幘頭燕公服之入謝玄宗大悅因此今內外官僚百姓並依此服自後巾

子雖時有高下幘頭羅有厚薄大體不變焉近日長安尉程李家好高巾不曾改換未逾六十三度特入御史陸長源性滑稽在鄴中忽畏蟬翼羅幘尖巾子或譏之長源曰若有才難以蛛蜘蛛網裹一牛角有何不可若無才難以卓瑛子裹一簸箕亦將何用先時吏部尚書劉晏裹頭至慢每裹但擎前後脚擻兩翅擻之都不抽挽或曰尚書何不抽兩翅晏曰兩邊通耶時人多哂之兵部尚書嚴武裹頭至緊將裹先以幘頭曳於盤水上然後裹之為水裹擻兩翅皆有禰敷流俗多效焉

圖畫

國初閻立本善畫尤工寫真太宗之為秦王也使立本圖秦府學士杜如晦等一十八人文學士褚亮為讚今人間十八學士封民間見記卷五

圖是也貞觀十七年又使立本圖太原幕府功臣長孫無忌等二十四人于凌烟閣太宗自為讚褚遂良題之其後侯君集謀逆將就刑太宗與之訣流涕曰吾為卿不復上凌烟閣矣中宗曾引修文館學士魏徵賜遊觀至凌烟閣見君集像有半塗之傳云君集誅後將至塗之太宗念其功而止玄宗時以圖畫歲久恐漸微昧使曹霸重摹飾之立本以高宗總章元年遷右相今之中書令也時人號為丹青神化今西京延康坊立本舊宅西亭立本所畫山水存焉則天朝薛稷亦善畫今尚書省考功員外郎廳有稷畫鶴宗之間為讚工部尚書廳有稷畫樹石東京尚書坊岐王宅亦有稷畫鶴皆稱精絕稷位至太子少保玄宗時王維特妙山水幽深之致近古未有維終于尚書右丞

鄭虔亦工山水名亞於維勸善坊吏部尚書王方慶宅院有虔山水之迹為時所重虔工書畫又工詩故有三絕之目而官途延蹇終于台州司戶馬天寶中御史畢宏善畫古松凡此數公皆負當時才名而兼擅工藝至若吳道玄畫鬼神韓幹畫馬皆近時知名者也爾後畫者甚眾雖有所長皆不能度越前輩矣大曆中吳士姓顧以畫山水歷抵諸侯之門每畫先帖絹數十幅于地乃研墨汁及調諸彩色各貯一器使數十人吹角擊鼓百人齊聲嗷叫顧子著錦襖錦纏頭飲酒半酣遶絹帖走十餘匝取墨汁難寫于絹上次寫諸色乃以長巾一頭覆于所寫之處使人坐壓已執巾角而曳之迴環既遍然後以筆墨隨勢開決為峯巒島嶼之狀夫畫者淡雅之事今顧子瞑目鼓樂有戰封氏聞見記卷五

之象其畫之妙者乎

長嘯

其本作夫

蓋出其言善五  
句原本殊筆增  
入吳方云所增  
數語二本俱無

一本有嘯字

永泰中大理寺評事孫廣著嘯一篇云其氣激于喉中而濁謂  
之言激于舌端而清謂之嘯言之濁可以通人事達性情嘯之  
清可以滅鬼神致不死蓋其言善千里應之出其嘯善萬靈  
受職斯古之學道者哉故太上老君授南極真人南極真人授  
廣成子廣成子授風后風后授務光務光授犇演之為琴以授  
禹自後或廢或續晉太行仙人孫公能以得道而無所授阮嗣  
宗所得少公其後不復聞矣嘯有十五章一曰權輿二曰流雲  
三曰深溪席四曰高柳蟬五曰空林鬼六曰巫峽猿七曰下鴻  
鵠八曰古木鳶九曰龍吟十曰動地十一曰蘇門十二曰劉公

一本有嘯字

命鬼十三曰阮氏逸韻十四曰正章十五曰畢廣云其事出道  
書余按人有所思則長嘯故樂則歌咏憂則嗟嘆思則吟嘯詩  
云有女仳離條其嘯矣顏延之五公詠長嘯若懷人皆是也廣  
所云深溪席古木鳶其狀聲氣可云太上老君相次傳授  
犇演為琴崇飾過甚非予所敢聞也按詩箋云嘯感口出聲也  
咸公綏嘯賦云動唇有曲發口成音而今之嘯者開口捲舌畧  
無感舌之法孫氏云激于舌端非動唇之謂也天寶末有峨眉  
山道士姓陳來游京邑善長嘯能作雷鼓霹靂之音初則發聲  
調暢稍加散越須臾穹窿磁瀉雷鼓之音忽復震駭聲如霹靂  
觀者莫不傾悚

封氏聞見記卷第五

封氏聞見記卷第六

飲茶

一本有學祥字

茶早採者為茶晚採者為茗本草云止渴令人不眠南人好飲之北人初不多飲開元中太山靈岩寺有降魔師大興禪教務於不寐又不夕食皆許其飲茶人自懷挾到處煮飲從此轉相倣效遂成風俗起自鄒齊滄隸漸至京邑城市多開店舖煎茶賣之不問道俗投錢取飲其茶自江淮而來舟車相繼所在山積色額甚多楚人陸鴻漸為茶論說茶之功效并道茶處茶之法造茶具二十四事以都統籠貯之遠近傾慕好事者家藏一副有常伯熊者又因鴻漸之論廣潤色之於是茶道大行王公朝士無不飲者御史大夫李季卿宣慰江南至臨淮縣館或言封氏聞見記卷六

封氏聞見記卷第五

封氏聞見記卷第六

飲茶

一本有學祥字

茶早採者為茶晚採者為茗本草云止渴令人不眠南人好飲之北人初不多飲開元中太山靈岩寺有降魔師大興禪教務於不寐又不夕食皆許其飲茶人自懷挾到處煮飲從此轉相倣效遂成風俗起自鄒齊滄隸漸至京邑城市多開店舖煎茶賣之不問道俗投錢取飲其茶自江淮而來舟車相繼所在山積色額甚多楚人陸鴻漸為茶論說茶之功效并道茶處茶之法造茶具二十四事以都統籠貯之遠近傾慕好事者家藏一副有常伯熊者又因鴻漸之論廣潤色之於是茶道大行王公朝士無不飲者御史大夫李季卿宣慰江南至臨淮縣館或言封氏聞見記卷六

伯熊善茶者李公請為之伯熊著黃被衫烏紗帽手執茶器口通茶名區分指點左右刮目茶熟李公為歡兩杯而止既到江外又言鴻漸能茶者李公復請為之鴻漸身衣野服隨茶具而入既坐教攤如伯熊故事李公心鄙之茶畢命奴子取錢三十文酬煎茶博士鴻漸港江介通狎暎流及此羞愧復著毀茶論伯熊飲茶過度遂患風氣晚節亦不勸人多飲也吳主皓每宴羣臣皆令盡醉韋昭飲酒不多皓密使茶茗以自代昔時謝安詣陸納納無所供辦設茶果而已按此古人亦飲茶可但不如今人溺之甚窮日晝夜殆成風俗始自中地流于塞外往年回鶻入朝大驅名馬市茶而歸亦足怪焉續搜神記云有人因病能飲茗一斛二斗有客勸飲過五升遂吐一物形如牛腴置梓

朕亦肺

一本有畫字

中以茗澆<sup>畫</sup>之客一斛二斗客云此名茗瘕

打球

打球古之戲<sup>畫</sup>也漢藝文志戲<sup>畫</sup>鞠二十五篇顏注云<sup>畫</sup>鞠以革為之實以物<sup>畫</sup>躡為戲<sup>畫</sup>戲<sup>畫</sup>鞠陳力之事故附于兵法<sup>畫</sup>音子六<sup>畫</sup>鞠音鉅六近俗聲訛<sup>畫</sup>躡為球字亦從而變焉非古也太宗常<sup>畫</sup>福門謂侍臣曰聞西蕃人好為打球比亦令習曾一度觀之

一本有御

昨昇仙棹有群胡街裏打球欲令朕見此胡疑朕愛此騁為之以此思量帝王舉動豈宜容易朕已焚此球以自誠景雲中吐蕃遣使迎金城公主中宗于梨園亭子賜觀打球吐蕃贊<sup>畫</sup>奏言臣部曲有善球者請與<sup>畫</sup>敵上令仗內試之決<sup>畫</sup>數都吐蕃皆<sup>畫</sup>朕時玄宗為臨淄王中宗又令與<sup>畫</sup>嗣<sup>畫</sup>號王邕<sup>畫</sup>駙馬楊慎文武廷

梨不作黎

封氏聞見記卷六

二

九一作靴

秀等四人敵吐蕃十人玄宗東西驅突風迴電激所向無前吐蕃功不獲施其都滿贊吐允此僕射也中宗甚悅賜強明絹數百段學士沈佺期武平一等皆獻詩開元天寶中玄宗數御樓觀打球為事能者左縈右拂盤旋宛轉殊可觀然馬或奔逸時致傷斃永泰中蘇門山人劉錮于鄴下上書于刑部尚書薛公云打球一則損人二則損馬為樂之方甚眾何至乘茲至危以邀晷刻之權耶薛公悅其言圖錮之言置于坐右命掌記陸長源為贊美之然打球乃軍州常戲雖不能廢時復為耳今樂人又有躡球之戲綵畫木球高一二丈妓女登榻球轉而行縈迴去來無不如意古躡球之道事也

拔河

軍州平蓋華  
改作軍中

月作旦

拔河古謂之牽鈎襄漢風俗常以正月望日為之相傳楚將伐吳以為教戰梁簡文臨雍部禁之而不能絕古用蔑纜今民則以大麻絙長四五十丈兩頭各繫小索數百條掛于前分二朋兩向齊挽當大絙之中立大旗為界震鼓叫噪使相牽引以却者為勝就者為輸名曰拔河中宗時曾以清明日御梨園毬場命侍臣為拔河之戲時宰相二駙馬為東朋三宰相五將軍為西朋東朋貴人多西朋奏勝不平請重定不為改西朋竟輸僕射韋巨源少師唐休璟年老隨絙而踣久不能興上大苑左右扶起玄宗數御樓設此戲挽者至千餘人喧呼動地蕃客士庶觀者莫不震駭進士河東薛暉為拔河賦其辭甚美時人競傳之

梨亦梨

繩妓

一本多技字

玄宗開元二十四年八月五日御樓設繩妓者先引長繩兩端  
屬地埋鹿盧以繫之庶盧內數丈立柱以起繩之直如絃然後  
妓女以繩端躡足而上往來倏忽之間望之如仙有中路相遇  
側身而過者有著履而行之從容俯仰者或以畫竿接脛高五  
六尺或踞肩蹈頂至三四重既而翻身擲倒至繩還注曾無蹉  
跌皆應嚴鼓之節真奇觀者衛士胡嘉隱作繩妓賦獻之辭甚  
宏暢玄宗覽之大悅擢拜金吾倉曹參軍自胡冠履蕩伶倫分  
散外方始有此技軍州宴會時或有之

者非也

軍州一本畫竿  
改軍中

石誌

古莫無石誌近代貴賤通用之齊太子穆妃將葬立石誌王儉

族本作施

榮本殊筆改策

曰石誌不出禮經起元嘉中顏延之為王琰石誌素族施無名策  
故以紀行述耳遂相祖習諸妃之重禮絕常例既有哀榮不煩  
石銘儉所著喪禮云施石誌于塋裏禮無此制魏侍中繆襲改  
葬父母制墓下題版文原此自將以千載之後陵谷遷變欲後  
人有所聞知其人若無殊才異德者但紀姓名歷官祖父姻媾  
而已若有德業則為銘文按儉此說石誌宗齊以來有之矣齊  
時有發古塚得銘云青州世子東海女郎河東賈吳以為司馬  
越一嫁為荀晞子婦檢之果然東都殖業坊十字街有王戎墓  
隨代釀家穿傍作窖得銘曰晉司徒尚書令安豐侯王君銘有  
數百字然古人葬者亦有石誌但不如今代貴賤通為之耳

然本之乃知

碑碣

封氏間見記卷六



一本標云相樞下  
有堂碑柱樞  
四字

庵本作庵

墓前碑碣未詳所起按儀廟中有碑所以繫牲并視日景禮記  
公室視堂碑三家桓楹天子諸侯墓時下棺之柱其上有孔以  
貫絳索懸棺而下取其安審事畢因閉壙中臣子或書君父勳  
伐於碑上後又立之於隧口故謂之神道言神靈之道也古碑  
上往往有孔是貫絳索之像前漢碑甚少後漢碑蔡邕崔瑗之  
徒多為人立碑魏晉之後其流浸盛碣亦碑之類也周禮凡金  
玉錫石揭而置之注云揭如今題署物漢書云庵寺前揭著其  
姓名注名揭杙也杙杙于庵處而書死者之姓名揭音揭然則  
物有標榜皆謂之揭郭景純江賦云峩嶂為泉陽之揭玉壘作  
束別之標是也其字本從木後人以石為墓碣因變為碣說文  
云碣特立石也據此則從木從石兩體皆通隨氏制五品以上

立碑螭首龜趺上不得過四尺載在喪奠今近代碑稍衆有  
力之家多輦金帛以祈作者雖人子罔極之心順情虛飾遂成  
風俗蔡邕云吾為人作碑多矣惟郭有道無愧辭隋文帝子齊  
王攸薨僚佐請立碑帝曰欲求名一卷史書足矣若不能徒為  
後人作鎮石耳誠哉是書也

羊虎

秦漢以來帝王陵前有石麒麟石辟邪石象石鳥之屬人臣墓  
前有石羊石虎石人石柱之屬皆所以表餘墳壘如生前之象  
儀衛耳國朝因山為陵太宗英九酸山門前亦立石馬陵後司  
馬門內又有著首曾侍軒禁者一十四人石象皆刻其官名後  
漢太尉楊震墓日有大鳥之祥因立石鳥像于墓風俗通云周

封氏聞見記卷六

五

禮方相氏羹日入塲驅罔罔象好食亡者肝腦人家不能常  
今方相立于側而罔兩畏虎與柏故墓前立席與柏或說秦穆  
公時陳倉人掘地得物若羊將獻之道逢二童子謂曰此名為  
蝮常在地中食死人腦若殺之以柏東南枝插其首由是墓側  
皆樹柏此上兩說各異未詳孰是按禮經云天子墳高三雉諸  
侯半之大夫八尺士四尺天子樹松諸侯樹柏大夫樹楊士樹  
榆說文云天子樹松諸侯柏大夫榆士楊按禮經古之葬者不  
封不樹後代封墓而又樹之左傳云爾墓之木拱矣又曰樹吾  
墓損仲尼卒弟子各自他方持其異木樹之于墓蓋殷周已未  
墓樹有尊卑之制不必專以罔象之故也風俗通又云汝南彭  
氏墓頭立石人石獸田家老母到市買數斤餅暑熱行疲息石

片本作片下同疑

人下遺一片餽客未見道行人因調之云石人能愈病人來謝  
女轉相告語頭痛者摩石人腹痛者多自愈因言得其福乃歸  
曰石賢士輻駢擊帳幃絳天絲竹之音聞數十里數年稍自  
傳歌樵子云石門於墓古之道即答曰古不崇墓况損人功而  
為觀乎非古也盧思道西征記云新鄉城西有漢柱柱楊太守趙  
越玉墓、北有碑、有石柱東南有亭以石柱為名然則墓前  
石人石獸石柱之屬自漢代而有之矣

紙錢

紙錢今代送奠為鑿紙錢積錢為山盛加雕飾昇以引柩按古  
者享祀鬼神有圭璧幣帛事畢則埋之後代既寶錢貨遂以錢  
送死漢書稱盜發孝文園瘞錢是也率易從簡更用紙錢紙乃

柱本作柱  
本無王字

一本多金錢二字

後漢蔡倫所造其紙錢魏晉以來始有其事今自王公逮於凡庶通行之矣凡鬼神之物其象似亦猶塗車芻靈之類古埋帛今紙錢則皆燒之所以示不知神之所為也

道祭

類本作獸

玄宗朝海內殷贍送葬者或當衢設祭張施帷幙有假花假果粉人麵糝之屬然大不過方丈室高不踰數尺議者猶或非之喪亂以來此風大扇祭盤帳幙高至八九十尺用床三四百張雕鏤飾畫窮極技巧饌具牲牢復居其外大厝中太原節度平景雲英日諸道節度使使人修范陽祭盤富為高大尅木尉遲鄭公突厥闕將之戲機閏動作不異于生祭訖靈車欲過使者請曰對數未盡又停車設項羽與漢高祖會鴻門之象良久

一本有為字

其本作洪

析本作折

乃畢練經者皆手擘布幕收哭觀戲事畢孝子陳語與使人祭盤大好賞馬兩疋滑州節度令狐母止鄰境致祭昭義節度初于其門載船枕以充幕柱至時嫌短特于衛州大河中河船上取長桅代之及昭義節度薛公薨絳析諸方并管内滏陽城南設祭每半里一祭南至漳河二十餘里連延相次大者費千餘貫小者猶三四百貫互相窺覘競為新奇極車暫過皆為棄物矣蓋相自開闢至今奠祭鬼神未有如斯之盛者也

忌日

忌日請假非古也世說云忌日惟不飲酒作樂會稽王世子以忌日送客至新亭主人欲作樂王便起去持彈往衛洗馬墓下彈鳥晉書又載相玄忌日與賓客遊宴惟至時一哭而已前代

吊本作帛

故本作故  
是本作寔

忌日無假之證也沈約答庾亮祿書云忌日制應是晉宋之間  
其事未久制假前止是不為宴樂本不自封閉如今世自處者  
也居喪再周之內每至忌日哭臨受吊帛無不見人之義而除服  
之後乃不見人寔由世人以忌日不樂而不能竟日興感以對  
賓客故苑懈故過自晦不與外接設假之由寔在於此類之推  
亦云忌日感慕故不接外賓不理庶務不能悲愴自居何限于  
深藏也世人或端坐真室不好言笑卒有意迫寧無畫不見之  
理其不知禮意乎

封氏聞見記卷第六

封氏聞見記卷第六

臺灣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吊本作帛

故本作故  
是本作寔

忌日無假之證也沈約答庾亮祿書云忌日制應是晉宋之間  
其事未久制假前止是不為宴樂本不自封閉如今世自處者  
也居喪再周之內每至忌日哭臨受吊帛無不見人之義而除服  
之後乃不見人寔由世人以忌日不樂而不能竟日興感以對  
賓客故苑懈故過自晦不與外接設假之由寔在於此類之推  
亦云忌日感慕故不接外賓不理庶務不能悲愴自居何限于  
深藏也世人或端坐真室不好言笑卒有意迫寧無畫不見之  
理其不知禮意乎

封氏聞見記卷第六

封氏聞見記卷第六

臺灣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封氏聞見記卷六



臺灣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封氏間見記卷七



臺灣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絡不伴類題

葉不伴萬

命左右賈兔鷓而往今蜀中鷓尚稀而兔已衆載祚作西征記  
云開封縣東二佛寺余至此見鷓大小如鳩戲時兩相對祚  
江東人晉末從劉裕西征姚泓至開封縣始識鷓則江東舊亦  
無鷓梁武帝時侯景圍臺城軍士燻鼠捕鷓而食數月之後殿  
前鷓皆盡然則江東之有鷓亦當自北賈往耳周禮稱橘踰淮  
北而為枳鷓鷓不踰濟貉渡汶則死地氣然也故春秋書鷓鷓  
未葉然則禽獸草木中土所無異方而來者衆矣漢代張騫自  
西域得石榴首著之種今海內遍有之太宗朝遠方咸貢珍異  
草木今有馬乳蒲萄一房長二丈餘葉萬余國所獻也娑婆樹一  
名菩提葉似白楊摩伽陀國所獻也黃桃名金桃大如鸞卵  
康國所獻也波羅拔藻葉似紅蘭寔如蒺藜泥婆羅國所獻也  
封氏聞見記卷七



又有醋菜似慎火苦菜似菘胡芹渾提葱之屬並自西域而來  
色類甚衆異方禽獸象出南越馳出北胡今皆自育于中國然  
不如本土之宜也

### 月桂子

垂拱四年三月桂子降於台州臨海縣界十餘日乃止司馬蓋  
詵安撫使狄仁傑以聞編之史榮月中云有蟾蜍玉兔并桂樹  
相傳如此自昔未有親見之者曆家之說月行者南北道假令  
此月上當台州之分則他年月桂豈獨無子何至此日方始降  
也且月行一月一周天無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則行一  
日當曆十二度有餘一度為二千九百三十二里十日之間月  
行遂遠桂子何得常留此處又月徑千里周迴三千里桂子若

不<sub>下</sub>作下

不<sub>下</sub>彌漫三千里內亦不當專在台州咫尺之地日月麗天各有  
限域豈項洞無底而有桂子漏乎桂子得下蟾兔之類何能不  
落沉天與地相去極遠桂子小物從空而下飛揚縈轉無所不  
之叢爾台州何為獨有或者台嶺與嶺南地接山多桂樹桂子  
多因風而至有若從天而來時人不知詳考謂之月桂郭景純  
云桂樹葉似杞大白葉而不著子據此則桂樹無子台州所見  
其他物乎宋之間台州作詩云桂子月中下天香雲外飄文士  
尚奇非事寔也

### 温湯

海內温湯甚衆有新豐驪山湯藍田石門湯岐州鳳泉湯月州  
北山湯河南陸渾湯汝州廣成湯兗州軋封湯邢州沙河湯此

封氏聞見記卷七

等

諸軺軒來往無不吟諷以為警絕有李和風者至此又題詩曰  
高唐不是這高唐淮畔荆南各異方若向此中求薦枕參差矣  
燕楚襄王讀者方解

一本標云諸字下有  
唐字另起 云云  
軒下是高唐館

封氏聞見記卷第七

封氏聞見記卷第八

歷山

齊州城東有孤石平地皆出俗謂之歷山以北有泉號舜井東  
隔小街又有石井汲之不絕云是舜東家之井乾元中有魏炎  
者於此題詩曰齊州城東舜子郡邑人雖移井不改時間洶洶  
動涼波猶謂重華井中在又曰西家今為定戒寺東家今為練  
戒寺一邊井中投一瓶兩井相搖響泮淖又曰濟南郡裏多沮  
洳娥皇女英汲井處竊向池中潛明來澆苑畦上平流去炎雖  
文士其意如是則誠以為舜之所居也按鄭玄歷山在河東應  
邵云在雷澤皇甫謐云在濟陰今東齊地名歷城與舜耕歷山  
其名相涉故俗人混同其說在河東者近是

等

諸軺軒來往無不吟諷以為警絕有李和風者至此又題詩曰  
高唐不是這高唐淮畔荆南各異方若向此中求薦枕參差矣  
燕楚襄王讀者方解

一本標云諸字下有  
唐字另起 云云  
軒下是高唐館

封氏聞見記卷第七

封氏聞見記卷第八

歷山

齊州城東有孤石平地皆出俗謂之歷山以北有泉跡舜井東  
隔小街又有石井汲之不絕云是舜東家之井乾元中有魏炎  
者於此題詩曰齊州城東舜子郡邑人雖移井不改時間洶洶  
動涼波猶謂重華井中在又曰西家今為定戒寺東家今為練  
戒寺一邊井中投一瓶兩井相搖響泮淖又曰濟南郡裏多沮  
洳娥皇女英汲井虞竊向池中潛明來澆苑畦上平流去炎雖  
文士其意如是則誠以為舜之所居也按鄭玄歷山在河東應  
邵云在雷澤皇甫謐云在濟陰今東齊地名歷城與舜耕歷山  
其名相涉故俗人混同其說在河東者近是

二朱山

密州之東臨海有二山南曰大朱北曰小朱相傳云仙人朱仲  
所居也案朱仲漢時人仙傳所載不言所居若朱仲未居之  
前山無名乎此西北數十里有春秋時淳于城淳于州國也吳  
楚之人謂居為于古謂州為朱然則此山當名州山也漢末崔  
瑛於高密從鄭玄學遇黃巾之亂泛海而南作述初賦其序云  
登州山以望滄海據其處所正相合也大朱東南海中有勾游  
島去岸三十里俗云勾踐曾游此島故以名焉述初賦又云朝  
發兮樓臺堂迴盼兮勾楡頓食兮島山暮宿兮郁州郁州今海  
州東海縣在海中晉書石勒使季龍討青州刺史曹窳欲死  
保根余山然則勾楡樓皆是一山亦聲之訛變耳

淳于本作于下  
同

繹山

兗州鄒繹山南面平復東西長數十步廣數步其處生桐柏傳  
以禹貢繹陽孤桐者也土人云此桐所以異于常桐者諸山皆  
發地蕪土惟此山大石攢倚石間周回皆通人行山中空虛故  
桐木絕響以是珍而入貢也案漢書地理志下邳縣西有葛繹  
山古之繹陽下邳也郭緣生述征記云繹山在下邳西北多生  
梧相則貢繹陽下邳是也鄒山記云鄒山蓋古之繹山始皇  
刻碑廣文字分明始皇乘羊車以下其路猶存案此地春秋時  
邾文公卜遷于繹者也始皇刻石紀功其文李斯小篆後魏太  
武帝登山使人排倒之然而歷代摹拓以為楷則邑人疲于供  
命衆薪其下因野火焚之由是殘缺不堪摹寫然犹上官求請  
封氏間見記卷八

一本多者字

一本多字字

一本多諸字

行李登鼓人吏轉益勞。有縣宰取舊文勒于石碑之上。凡成數片置之縣廨。須則拓取自是山下之人邑中之吏得以休息。今間有繹山碑皆新刻之碑也。其文云刻此樂石學者不曉樂石之意。顏師古云謂以泗濱磬石作此碑。始皇於瑯琊會稽諸山刻石皆無此語。惟繹山碑有之。故知然也。

### 美里城

相州湯陰縣北有美里城。周迴可三百餘步。其中平寬高于城外。地丈餘。北開一門。相傳文王演易之所。曹子建詰紂文云。崇侯何功。乃用為輔。西伯何辜。囚之囹圄。囹圄既成。負土既盈。興立炮烙。賊害忠貞。觀此意。見文王見囚之地。紂使負土。寬此城也。未詳子建所據。今案此東垣丘臨黃諸縣多有古小城。或周

家本作家  
河本作城

一里或三百步。其中皆寔郭。緣生述征記云。彭城郡有稭城。云是崇侯家。自淮迄于淮河上河。而寔中稭丘。龍可阻謂之。因然則小城而寔皆古人因依立冢。以為保固。子建所云負土既盈。或承流俗之傳耳。大曆中湯陰有一尉姓張。與數人同行。過美里城。或問此是何城。張尉荅曰。此是郭令公園。相州時所築。或曰。此是美里城。紂囚文王之處。何閔郭令公。葉張尉曰。某比在河南。是不知文王與紂事。只將謂令公所築也。

### 文宣王廟樹

兗州曲阜縣文宣廟門內。并殿西南。各有柏葉松身之樹。各高五六丈。枯稿已久。相傳夫子手植。永嘉三年。其樹枯死。至仁壽元年。門內之樹忽生。枝葉輒封。二年復枯。俗稱千年木。療心痛。

人多竊剝削之樹身漸細去地丈餘皆以泥累泥封猶不免焉  
亦有取為芻者色紫而甚光澤肅宗時二樹猶在廣德初御史  
大夫李季卿河南宣慰過曲阜謁文宣王廟因徧尋魯中舊迹  
縣使一老人導引每至一所老人輒指云此是顏子陋巷此是  
魯靈光殿塔此是泮宮季卿聞之皆沉吟嗟賞曰此翁真魯人  
也次至池水復指之此是釣魚池季卿問曰何人釣魚老人對  
曰魯人靈光常此釣魚季卿曰魯人敗矣又於路側見古碑季  
卿問是誰碑諸君並不能對有一尉遽至碑下仰讀其題云李  
君德政碑走還白云李君德政碑季卿笑曰此與魯人靈光何  
異

### 孟嘗鑊

青州城南佛寺中有古鐵鑊二口大者四十石小者三十石制  
作精巧又有一釜可受七八石似瓮而有相傳云是孟嘗君  
家宰釜皆是孟嘗君之器也至德初胡寇南侵司馬李任毀  
其大鑊以造兵仗其小鑊及釜僧徒懇請得免至今以鑊燒長  
明燈釜以貯油案孟嘗君君門容三千人當時應有此器然至今千餘  
歲累經喪亂何能使茲二器和甘棠之勿翦乎或恐傳者之妄

### 佛圖澄姓

邢州內丘縣西古中丘城寺有碑後趙石勒光初五年所立也  
碑云太和上佛圖澄顛者天大國附賓小王之元子本姓濕  
所以言濕者思潤里理國澤被無外是以號之為濕案高僧傳名  
僧傳晉書藝術傳佛圖澄並無此姓今云姓濕亦異聞也大曆

封氏聞見記卷八

中子因行縣憇于此寺讀碑見之寫寄陸長源長源大喜復書致謝

巨骨

李司徒勉在汀州曾出異骨一節上可為硯云在南海時有遠方客所贈云是蜈蚣脊骨又太子少師薛萼為邢州留後亦有

泚本作洛又作滌

大骨面廣尺餘形圓有兩耳高可三四寸云泚州人掘漳河古堤于瓮中所得刺史魏凌知萼愛奇故封寄馬題云閻老王尾牌骨凌與萼酒徒相狎故有此戲

大魚腮

海州土俗工畫節度令造海圖屏風二十合予時客海上偶于州門見人持一束黑物形如竹篾子問之其人云海魚腮中毛

四五尺作寸用類悞

擬用作屏風驢因問所得云數十年前東海有大魚死于岸上收得此惟堪用為屏風貼前後所用無數今官造屏風搜求得此奇文異色澤似水牛角小頭似猪鬃大頭正方長四五尺廣可一寸亦奇物也今人間大魚腮中鬃毛長不盈寸此物乃長四五尺魚亦大矣文廣記云吳時滕循為廣州人或言蝦鬚有一丈長循不之信其人後至東海取蝦鬚長四丈四尺封以寄循魚腮長五尺無足怪者

一本多故字

竊虫

人家有小蟲至微而響甚細尋之卒不可見俗人以其難見號竊虫云有此者不祥余曾覩此蟲大如半胡麻形如鼠婦有兩角白色振其頭則有聲或時暫止須臾復振床壁窗戶之間暗

一本作類字

黑之處多有之拾遺孟匡朝貶賀州作竊虫賦比之鬼魅似都不識此虫

### 霹靂

人間往見細石赤色形如小斧謂之霹靂斧云被霹靂處皆得此物子曾於小朱山僧海德房中見一石與前後所見者皆相類問將此何用曰房中大石往年被霹靂為兩段於霹靂處得此俗謂之霹靂楔偶然收之無所用也案玄中記云玉門之山西有國山山上有廟國人歲出礮數千石曰霹靂給霹靂用從春至秋乃罷諸字書檢無礮字禮記有雜金礮牛骨鑽音為祖今礮字石傍與金相類讀宜同矣盛弘之荊州記亦載南中雷神有洪五之事然則俗傳霹靂之石其信然乎夫雷者陰

一作石

一作今字

陽薄觸之為耳激怒尤盛或當其衝則謂之霹靂若以為神道謹怒而降之罰又何待一拳之石以成其威耶

### 魚龍畏鐵

海州南有溝水上通淮楚公私漕運之路也寶應中堰破水涸魚商絕行州差東海令李知遠主役修復堰將成輒壞如此者數四用費頗多知遠甚以為憂或說梁代葉浮山堰頗有關壞乃以鐵數萬斤填積其下堰乃成知遠聞之即依其言而塞穴初堰之將壞也輒聞其下殷如雷聲至是其聲移于上流數里蓋金鐵味辛能害目蛟龍護其目避之而去故堰可成大曆中刑部郎中程皓家在相州宅前有小池有人造劍于池內淬之蛇魚皆死予家井中有魚數十頭因有意家人以藥杵投之



於井信宿魚皆浮出知魚亦畏鐵馬

封氏聞見記卷第八

封氏聞見記卷第九

剛正

狄仁傑為度支員外郎車駕將幸汾陽宮仁傑奉使先脩官頓  
并州長史李玄冲以道出妒女祠俗稱有盛衣服車馬過必發  
雷風之異欲別開路仁傑謂曰天子行幸千乘萬騎風伯清塵  
雨師洒道何妒女之敢害而欲避之玄冲遂止果無他變上聞  
之嘆曰可謂丈夫也後為冬官侍郎充江南安撫使吳楚風俗  
時多加淫祀廟凡一千七百餘所仁狄並令焚之有項羽神號為  
楚王廟所禱至多為吳人所憚仁狄先致檄書責其喪失江東  
八子子弟而妄受牲牢之薦然後焚除

淳信

多奉作加

於井信宿魚皆浮出知魚亦畏鐵馬

封氏聞見記卷第八

封氏聞見記卷第九

剛正

狄仁傑為度支員外郎車駕將幸汾陽宮仁傑奉使先脩官頓  
并州長史李玄冲以道出妒女祠俗稱有盛衣服車馬過必發  
雷風之異欲別開路仁傑謂曰天子行幸千乘萬騎風伯清塵  
兩師洒道何妒女之敢害而欲避之玄冲遂止果無他變上聞  
之嘆曰可謂丈夫也後為冬官侍郎充江南安撫使吳楚風俗  
時多加淫祀廟凡一千七百餘所仁狄並令焚之有項羽神號為  
楚王廟所禱至多為吳人所憚仁狄先致檄書責其喪失江東  
八子子弟而妄受牲牢之薦然後焚除

淳信

多奉作加

陸少保字元方曾於東都置小宅家人將受直矣買者求見元方告其人曰此宅子甚好但無出水處買者聞之遽辭不置子姪以為言元方曰汝太奇豈可為錢而誑箇人

端慤

宋璟為廣府都督玄宗思之使內侍楊思勗馳驛往追璟拜息就石路竟不與思勗交一言思勗以將軍貴倖殿庭因訴玄宗嗟嘆良久即拜刑部尚書

貞介

中書侍郎張錫為河南節度鎮陳留後兼統江淮諸道將圖進取中官絡繹錫起白布素一二年而登宰相正身特立不肯苟媚閹宦去來以常禮接之由是大為群閹所嫉稱其無經略才

徵入改為荆府長史未幾又除洪府長史江西觀察

蹇諤

相里造為中時宦官魚朝恩用事薰灼內外朝恩稱詔集百寮有所評議侍恩凌轢傍若無人宰相元載以下唯而已造挺然眾中抗言酬對往復數四略無降屈之色朝恩不悅而去朝廷狀之

抗直

崔祐甫為中書舍人時宰相常袞當國百寮仰止祐甫每見執政論事未嘗降屈舍人岑參初掌綸誥屢稱疾不宿直承旨人情所憚諸人雖吐有辭而不能發崔獨見誥以舍人職在樞密不宜讓事于人岑舍人稱疾既久多有離局袞曰此子羸疾

日久諸賢豈不能容之崔曰相公若知奉久抱疾本不當遷授今既居此地安可以疾辭王事乎袁默然無以奪之也由是衡之及今上在諫闈袁矯制除崔為河南尹星夜電發今上覺其事遽追還之拜中書侍郎平章事而袁謫於嶺外

### 忠鯁

李惇為淄青節度判官使王衡弟頗干政屢言之衡曰兄弟孤遺相長不忍失意惇曰君憐愛祇合訓之以道何可使其縱恣也衡家又好祈禱事與出入人吏頗以為弊惇又進諫衡不能用他日衡對諸客別有所問惇曰惇前後頗獻愚直大夫不用今又問衡作色曰李十五好為詆訐惇曰忠言大夫謂之詆訐久住何益請從此辭再拜趨出命駕而去衡怒甚不使追之時

人皆謂惇有古人風

### 誠節

權皋為范陽節度掌書記祿山男慶和承恩尚主皋在京親禮會畢歸本道知祿山有異謀出路托疾詐死家人載喪以歸封丘僅達而聞東馬沸皋微服變姓名至臨淮於驛家傭賃欲數知北方動靜故也尋過江上京復肅宗發詔褒美拜起居郎辭疾不赴皋以崢嶸喪亂脫身虎口遂無宦情在江外七年卒

### 任使

李太尉光弼鎮徐州方抗賊衝兼總諸兵馬緣征討之務則自處置倉儲府庫軍州中差補一切並委判官張傑、明練庶務操割發遣應接如流綽有餘地諸將欲見太尉論事太尉輒令與封氏聞見記卷九

一本有惇字

一本多能字

一本在

上作二

此方到本方北

軍州一本蓋筆改

張條判官商量將校見之禮數如見太尉無異由是上下清肅  
東方晏然天下皆謂太尉之能任人

禮遣

張延賞為河南尹官人有過未嘗屈辱其所犯既頻灼然不可  
容者但謝遣之而已先自拜立與辭即令郡官祖送由是士子  
敬憚各自循飭而河南大理

遷善

田神功自平盧兵使授淄青節度舊判官皆偏裨時部曲神功  
平受其拜及此前使判官劉位已下數人並留在院神功待之  
亦無降禮後因圍宋州見李太尉與勅使打球聞判官張條至  
太尉與之盡禮恭拜神功大驚呼劉位問之曰太尉今日見張

郎中與之恭拜是何禮也位曰判官是幕賓使主無受拜之禮  
神功曰神功比來受判官拜大是罪過公何不早說遂令屈請  
諸判官謝之曰神功武將起自行伍不知朝廷禮數比來錯受  
判官拜判官又不言成神功之過今還判官拜一一拜之諸判  
官避而不敢當遠近聞之莫不稱其弘量

惠化

闕伯嶼為袁州時征役煩重袁州先已殘破伯嶼專以惠化招  
撫逃亡皆復鄰境慕德襁負而來數年之間漁商闐湊州境大  
理及移撫州閩州思戀百姓率而隨之伯嶼未行或已有先發  
伯嶼於所在江津見舟船問之皆云從袁州來隨使君往撫州  
前後相繼津吏不能止其見愛如此到職一年撫州復如袁州  
封氏聞見記卷九

之盛代宗間之徵拜戶部侍郎未至而卒

推讓

高利自濠州改為楚州時江淮米貴職田每得糶米直數千貫  
淮例替人五月五日已前到者得職田利欲以讓前人發濠州  
所在故為淹泊候過限數日然後到州士子稱焉

淮一作淮

奇政

李封為延陵令吏人有罪不加杖罰但令裹碧頭巾以辱之隨  
所犯輕重以日數為等級日滿乃釋吳人著此服出入州鄉以  
為大恥皆相勸勵無敢僭違賦稅常先詣縣去官竟不攝一人  
掩惡

檢校刑部郎中程皓性周慎不談人短每于儕類中見人有所

坐作生  
量作重

訾毀未曾應對候其言畢徐為分雪之曰此皆眾人妄傳其實  
不爾更說其人美事曾坐<sup>生</sup>被人酷罵竟席無怒色皓徐起避之  
曰彼人醉耳何可與言其<sup>重</sup>雅量如此

解紛

熊曜為臨清尉以幹蠹聞太原守宋渾被人告經採訪使論使  
司差官領告事人就郡按之行至臨清曜欲解其事乃令曹官  
請假而權判司法及告事人至寘之縣獄曜就加撫慰供其酒  
饌夜深屏人與語告以情事欲令逃匿其人初致前却見曜有  
必取之色慮不免遂許之曜令獄卒與脫鎖厚資給送出城并  
獄卒亦令逃竄天明吏白失囚曜馳赴郡具陳權判司法邂逅  
失囚太守李澄不之罪也為中採訪奉帖牒但今切加捕訪而  
封氏聞見記卷九

已既失告者渾竟得無事

凌壓

嚴安之崔譚俱為赤尉力行猛政譚恐安之名出已右每事欲先之安之使五伯執大杖引前譚則益震其杖安之越震譚亦轉震之如此大如椽力不能舉安之遂令執小杖譚亦細其杖安之越細譚亦轉細之如此至杖大如筋不能用安之患其壓已遂都去其杖使五伯空手而行譚果不能學

除蠹

崔立丘為雒縣有豪族陳氏為縣錄事家業殷富子弟復多蜀漢風俗縣官初臨豪家必先饋餉令丞以下皆與之平交初至陳氏欲循故事立逆呵之絲毫不可錄事心有悵惋至衙日恃其

立作丘下並同

豪其威謂立必不敢損已禮數甚倨立叱伍伯曳之初猶負氣下杖良久乃稱乞命群官爭使人來救立並不聽杖之既立料其必死命曳去之出門少頃而卒而一縣驚駭陳氏子弟親屬數十人相率號哭聞塞階屏立使鎖閉衙門一一收錄取其子弟盡杖殺之其疏者皆決驅出因自詣郡具言陳氏豪暴日久謹已除之計其資產足充當縣一年稅租太守知其事以申採訪云立不畏豪強為人除害使司大見褒賞奏立強幹特立請充採訪判官拜監察御史

畏一本作長

封氏聞見記卷第九

封氏聞見記卷第十

務尚

恒自一本云怕書

一本作幅

蕭誠自務札翰李筓恒自言別書二人俱在南中蕭有所書將謂稱意以呈筓：輒不許蕭疾其掩已遂假作古帖數帖朝夕把翫令其故暗見者皆以為數百年書也蕭詣筓云有右軍真蹟寶之已久欲呈大匠李欣然願見蕭故遲迴旬日未肯出也後因論及李固請見曰許而不出得非誑乎蕭於是令家童歸見取不得驚曰前某客來見之當被竊去李誠以為信矣蕭良久曰吾置在某處遂忘之遽令走出既至李尋繹久之不疑其詐云是真物平生未見座者咸以為然數日蕭候筓賓客雲集因謂李曰公常不許誠書昨所呈數紙幼時書何故呼為真跡

一本多此二字



登將~~在~~在筮愕然曰試更取之及見略開視置床上曰子細看之亦未能好

諷切

賀知章為秘書監累年不遷張九齡罷相於朝中謂賀曰九齡多事意不得與公遷轉以此為恨賀素詼諧應聲荅曰知章蒙相公庇蔭不少張曰有何相庇賀曰自相公在朝堂無人敢罵知章作獠羅相以來爾汝單字稍、運動九齡大慚

歡狎

鄭昉性通脫與諸甥姪談笑無間曾被飄瓦所擊頭血淋漓玉簪俱折家人惶遽來視外甥王在後至曰二十舅今日頭壁俱碎昉大叫曰我不痛裏裏命命今酒酣興盡昉後至戶部貧外郎滌

一本三字異

州刺史云

祛怵

御史大夫鄧景山為揚州節度有白岑者善療發背海外有名而深祕其方雖權要求者皆不與真本景山常急之會岑為人所訟景山故令深加按劾以出其方岑惧死使男婦取呈上景山得方寫數十本賜諸衢路乃寬其獄

脩復

顏真卿為平原太守立三碑皆自撰親書其一立於郡門內紀周時臺省擢牧諸郡者十餘人其一立於郭門之西紀顏氏曹魏時顏裴高齊時顏之推俱于平原太守至真卿凡三典茲郡其一東方朔廟碑鐫刻既畢屬幽方起逆未之立也及真卿封氏間見記卷第十

怵一本作怯

一作攝

南渡胡寇陷絳州人埋匿此碑河朔克平別駕吳子好車之  
士也掘碑使立于廟所其二碑求得舊文買石鐫勒樹之都門  
時顏任撫州子晁攝三碑本寄之顏經難故對之愴然曰碑者  
往年一時之事何期大賢再為脩立非所望也即日專使賫書  
至平原致謝子晁後至相州刺史御史大夫

贊成

天寶下本不成  
字本亦藏一本無  
初字

天寶初協律郎鄭虔採集異聞著書八十餘卷人有竊竄其草  
稟告虔私脩國史虔聞而遽焚之由是貶謫十餘年方從調選  
授廣文館博士虔所焚書既無別本後更纂錄率多遺忘猶成  
四十餘卷書未有名及為廣文博士詢于國子司業蘇元明元  
明請名會粹取爾雅會粹舊說也西河太守盧象贈虔詩云書

名會粹才偏逸酒踰屠蘇味更醇即此之謂也

討論

著作郎孔至二十傳儒學撰百家類例品第海內族姓以燕公  
張說為近代新門不入百家之數駙馬張洎燕公之子也盛承  
寵眷見至所撰謂弟洎曰多事漢天下族姓何關你事而妄為  
升降洎素與至善以兄言告之時工部侍郎韋述諳練士族舉  
朝共推每商確姻戚就諮訪至書初成以呈韋公韋公以為  
可行也及洎洎言至懼將追改之以情告韋：曰孔至休矣大  
丈夫奮筆將為千載楷則柰何以一言而自動搖有死而已胡  
不可也遂不復改

穎悟

初物一作禮物  
一作袍笏

漢州在漢中州  
陝不涉

開元初潞州常敬忠十五明經擢第數年之間遍能五經上書  
自舉并云一遍能誦千言勅付中書考試燕公問曰學士能一  
遍誦千言能十遍誦萬言乎對曰未曾自試燕公遂出一書非  
人間所見也謂之曰可十遍誦之敬忠依命危坐而讀每遍畫  
地記讀七遍起曰此已誦得燕公曰可滿十遍敬忠曰若十遍  
即是十遍誦得今七遍誦得何要滿十燕公執本臨試觀覽不  
暇而敬忠誦之已畢不差一字見者莫不嘆羨即日聞奏恩命  
引對賜綠衣一副兼賞初物物拜東宮樹佐乃直集賢侍講毛詩  
百餘日中三度改官特承春遇為儕類所嫉中毒而卒

敏速

天寶中漢州雒縣尉張陔應一藝自舉日試萬言須中書考試

循一作巡

須必一作必須

一本有拜字

陟令善書者三十人各令操紙執筆向席環度而座俱占題目  
身自循席依題口授言訖即過周而復始至午後詩筆俱成得  
七千餘字仍請滿萬數宰相曰七千可為多矣何須須必萬具以  
狀間勅賜練帛拜太公廟丞直廣文館時號為張萬言

避忌

曾不會下同

兼御史大夫韋倫奉使吐蕃以御史苟曾為判官行有日矣或  
謂倫曰吐蕃諱狗大夫將一苟判官何以求好倫遽奏其事今  
上令改苟為苟而其人不易及使還曾遂姓苟不歸舊姓

戲論

裴子羽為下邳令張晴為縣丞二人俱有聲氣而善言語曾論  
事移時入吏竊相謂曰縣官甚不和長官稱兩贊府即道晴贊  
封氏聞見記卷十

不和上有生 府稱晴長官即道而終日如此此不和乎乎古史設范作也

失誤

陽平作陽

陽伯博任山南一縣丞其妻陸氏名家女也縣令婦姓伍也他日會諸官之婦既相見縣令婦問贊府夫人何姓答曰姓陸次問主簿夫人何姓答曰姓漆縣令婦勃然入內詣夫人不知所以欲却迴縣令聞之遽入問其婦曰贊府婦云姓陸主簿婦云姓漆以吾姓伍故相弄耳餘官婦賴吾不問必曰姓八姓九縣令大笑曰人各有姓何如此復令其婦出

謬識

相州城門舊以磚壘傳云越王為刺史時作大曆中鄴中有士人素無學識而強談經史曾與予俱出北門其人問曰太守專

于本作令一本作為一本多官字

城此是乎初以為戲言察其意色非戲也余應之曰此是磚瓦之磚非專城之專其人慨然自失西門窠為邯鄲令入寺行香見金燈花不識以為芝料遽于修狀申使司使司差官就檢時兵戈之後僧徒多後輩亦不之識但云此芝州宿根春時生葉至夏生花秋乃死見來如此不記種時年歲檢官具上其事使司知其誤不復問矣

查談

一作塗

宋昌藻考功貢外郎之問之子也天寶中為塗陽尉刺史房瑄

以其名父之子常接通之會有中使至州瑄使昌藻郊外接候

須臾却還云彼額房公澹雅之士願問左右何名為額有叅軍

亦名家子歛芴而對曰查名該為額房悵然曰道額者已成

封氏聞見記卷十

一本作被

談不語

可笑識額者更是奇人近代流俗呼丈夫婦人縱放不拘禮度者為查又有百數十種語自相通解謂之查談語大抵近猥僻

嘲翫

補闕王志安晚不得志久遊恒趙之間人畏其口莫敢引用志安作詩以刺當塗者末劫蘭香科下人衣冠禮樂與君臣如來若向閭浮出莫現獲來犬六身見者彌增怨恚

慙悚

進士周遊改次千字文更撰天寶應道千字文將進之請頒行天下先呈宰執右相陳公近問之曰有添換乎曰翻破舊文一無添換又問翻破畫乎對曰畫右相曰枇杷二字如何翻破遊曰惟此二字依舊右相曰若有此還是未畫遊逡巡不能對而退

狂謔

王巖光頗有文才而性卓詭既無所達自稱釣鰲客巡歷郡縣求麻鐵之資云造釣具有不應者輒錄取一作姓名姓名藏于書笈中人問將此何用荅曰釣鰲之時取此蒙漢以充鰲餌兵亂之後巖光先年鬚已衰任棣州司房時刺史有馬州佐已下多乘驢巖光作詩曰郡將雖乘馬群官總是驢對衆吟誦以為笑樂

唐一本作戶

侮謔

范液有口才薄命所向不偶曾為詩曰舉意三江竭興心四海枯南遊李邕死北望守珪殂液欲投謁三公皆會其淪躓故云然宗叔范純家富于財液每有所求純常給與之非一純曾謂液曰君有才而困于貧迫可試自詠液命紙筆立操而竟其詩封氏間見記卷十

曰長吟太息問皇天神道由來也已偏一名國士皆貧病但是  
奴兵揔有錢統大笑曰教君自詠何罵我乎不以為過

封氏間見記卷第十

禱家言用禪史氏之不足而請封氏書於唐事知所未知  
其編類亦備富哉言乎明姑蘇吳岫識

予素有藏書之癖凡親友見借者暇日多手抄之此書乃  
十五年前所抄者至正丙申歲不幸遭時艱難烽火四起  
煨燼之餘尚存殘書數百卷今僻居溪林無以為遣旦夕  
賴此以自適亦不負愛書之癖矣至正辛丑上元日重觀  
于泗北疑夢軒雲間夏庭芝伯和父謹誌

封氏間見記自六卷至十卷昔友人唐子畏見借所抄特  
以不全為恨近又于柳大中借抄前五卷庶幾為全書然  
第七卷中全句俱欠止存末後一帙耳嗟哉古書之難得  
如此富室子弟積書萬卷而不讀亦獨何心哉朱良育記

萬曆辛丑假百巖秦翁藏本校過右二跋亦從此本錄出

常熟孫伏生名如記

原本係吾吳方山家藏物也向為邑中前輩孫伏生所得孫復從百巖秦翁假別本細勘不可謂不加詳矣余與伏生孫岷自善乃得假而錄之虞山陸貽典勅先識時崇禎辛巳仲春二十有六日也

是歲重午後六日晚將原本勘竟

是本舊為同邑包氏所弄粵逆之亂藏書零落余於書賈處以青蚨一貫獲之校諸家彙行本獨為完善且勝國諸人原校跋語具在信可寶也 歸安凌汝曾識於西泠



湖州凌  
氏印

臺灣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